

哲学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69-1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回访问题：吴教授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哲学是人人都有思维方式，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那么您认为普通人的哲学与作为哲学学科专业的哲学有什么区别？

长孙大盟(上师大哲学系硕士生)：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哲学是源于生活的。哲学问题与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吴老师提到的成都老太的例子，说明普通人也有哲学。但不同的是，普通人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是个哲学问题。第二，哲学又是高于生活的。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哲学工作者与普通人的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可能更关注于表象；而哲学工作者更关注于表象背后的规律。

王泳恒(东方早报记者)：普通人的哲学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关心的问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问题。而作为学科来说更加是一种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特定的领域。我个人平时也会阅读一些哲学书籍，以扩充我的知识，但我对于特别限定领域的问题，就觉得跟我关系不大。

回访问题：吴教授提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不同民族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导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和文化。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里，你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做到和平共处互相理解包容？

屠蓉(项目经理)：我认为我们应该探寻出各种文化中普世性的东西。比如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的道德律令、基督的“爱人如己”之间都有类似的地方。其实人和人之间毕竟还是相似的，我们应该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而不是强调差异，这样才能有对话和理解的可能性。

回访问题：吴教授认为当今中国道德价值缺失的问题，不能通过照搬外来价值来解决，这样的方式属于外部反思，不能深入到实质。那么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需要通过何种标准来约束和规范自身？

2月9日，上海下起了难得的大雪，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寥无人迹，寒风中雪花飞舞，我们约了采访张汝伦教授。

张汝伦，我并不陌生。

1993年，上海学者王晓明等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张汝伦就是发起者之一，当时作为华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我全程参与了记录，见识了40岁的张汝伦指点江山的激情；2010年，文汇报理论部和新媒体发起“文汇学人”专版研讨，56岁的张汝伦决绝地说：学术文章就是要长，看不懂的人就不要看。作为发起者，我记下了这句话和他的表情。

“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这个问题是在例举了三种外界评论后提出的，15秒的沉默。接着是一声长叹。而之前，几乎每个问题都能让张老师说到“我就是不明白现在的学生为何这么功利，没用的东西都不学……”那时，他的声音就会升到八度，双眼一瞪，恨不得他来替这些人活过这一生；而当他回忆或描述一件事情时，又极为生动或深情，谈到插队时的安徽大水“一寸寸涨起来”，你眼前仿佛就出现了3D电影的镜头，想来上他的课，就是这样被感染着带进苏格拉

编者按：2月22日，复旦大学教授吴晓明做客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集第一场，主讲《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栏目组择取了来自现场观察团的高校哲学专业学生和普通哲学爱好者两组听众，分别进行了回访。



2月22日，吴晓明教授主讲“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现场。讲座结束后听众积极提问，吴教授予以热心作答。

陈薇(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应该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要持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理念。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忽视了道德建设，但现在已经越关注这个问题了。就家庭来说，我们都需要家风，国家也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既包括传统道德，也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尹正(教师)：历史表明，照搬西方的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跟我们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至于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不能确定，我认为这还需要探索，需要从各方取长补短，并与本土相结合。

回访问题：吴教授认为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和深入阐释中国社会现实，从他的角度出发，他认为马克思的揭示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其他哲学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那您的推荐是什么？

长孙大盟(上师大哲学系硕士生)：我十分认同吴教授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能够最紧密地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契合。马克思的终极关怀与中国哲学的

关怀是相同的；而其关系的社会现实问题与中国哲学也是相关的。其他的西方哲学难免与我们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屠蓉(项目经理)：这样的哲学非常多。比如存在主义关心人的生存问题，体现对人的关怀，这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学习批判性思维，使我们建立起独立思考的习惯，不盲从于习俗。这对于民族命运来说十分关键。

文汇讲堂 谢怡华

71期预告

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

在我们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全球化语境中，同样面临思想危机的欧洲如何寻找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80年代的朦胧诗人杨炼旅居世界各地二十余年来，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

落，始终坚持中文创作。他的原则是：以生存方式的简约，换取精神宇宙的不断丰富。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十种、散文集二种、与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在各国出版。他不停参加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

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4月6日下午，他将做客第71期文汇讲堂，以一个诗人的角度为大家带来演讲——《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活动时间为下午2点30分到5点30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将出任对话嘉

宾进行一场文化、思想的对话。报名网页为<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谢绝电话报名和现场报名，额满为止。演讲前、后均有文汇讲堂公众微信提问，敬请关注。演讲经过编辑后也将上线文汇网视频和文汇微电台。

天真 较真 认真

——张汝伦印象记

底、康德或尼采的气场；而说到国际交流场合时，他总要冒出几句地道的上海话表示荣誉之重要。

在交流了自我评价后，我们的采访也渐渐有些沉重和些许悲壮，因为谈到了哲学之用。

80分钟的采访一直拉到了120分钟。走出光华楼时，天完全黑了，寒气更逼人。我倒走在寒风中，脑子里闪过三个词：天真、较真、认真。

子曰：六十而耳顺，就是能听得进各种意见。张汝伦今年刚入花甲年，可是他并不能从心里“宽容”各种活法，尤其不认同把物质和实用看得过高的一切事物，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听了张汝伦两年的哲学课后，发表了《张汝伦：狂者的世界》，曾这样描写：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笑怒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

意义……重新植入人心。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所以，张汝伦自我评价是个“天真”的人，至今仍恨丑恶的一切，也无谓别人称他是“老愤青”，他说，学哲学就是需要“天真”，才能追梦，这个天真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代言。

正因为骨子里的天真，张汝伦在常人眼里有些较真。对学生，他夸奖复旦学子个个聪明，但更愿考GRE，“一个教室里一百个人，只有5个看过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几乎没人知道雪莱的《伊斯坦起义》，没人看过拜伦的《唐璜》，当然《哈利波特》是看的。”当他感叹校外成人风雨无阻来听他的哲学课时，就觉得复旦的学子不该那么实用主义，“这样，人会变得愚蠢的”；对于同行，他曾感慨：有谁一周能看书60小时？采访那天，他去了复旦的图书馆，几乎没人在那里看书，“连教授都不去图书馆看书了，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他

的这些理论感动了管理员们，也对看书的人少感到几分忧虑。

较真是对别人的，而认真是对自己的。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张汝伦开的课算是多的。有些课总要反复上，可是每次他都要重新备课，在说自己每门备课笔记不会少于十万次时，他强调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尽力，有学生和张汝伦的夫人说，“师母，张老师中气十足地上3小时课，我们听得筋疲力尽，因为信息量太大了，记不下来。”我翻阅了了北京大学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张汝伦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在导论中谈到什么是哲学时，除了例举历史上的几种说法外，张汝伦指出，很多人没有注意哲学的存在性质，继而在存在论角度提出了黑格尔强调的时代性，一直引述到马克思，又上朔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几乎是“张氏”风格，他总能从自己储存的知识菜单中，信手拈来地引用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言论。受

留学德国时教授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开不重复的课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要求；说到他数量众多的书时，他笑笑，“不算什么。”在他看来，出版社要求成册的书并不是他的“嫡生”，他希望有一本时间写得长一点的书。“当学生白发苍苍时，回忆起来说，张汝伦是不断有新的写法的。”

“我就是个认真的人。”张汝伦这样评价自己。为此，他希望在他国学者面前能表现出中国学者的有质量和修养，他希望自己朝着“学贯中西”的目标努力，他希望哲学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能让更多的人理解。

这样的认真会累吗？又回到张汝伦的自我评价里，哲学是一种追梦，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张汝伦喃喃道：“尼采和弗洛伊德把人的非理性和欲望一面看得如此通透，但他们还是在说着做着些什么，总是觉得还有意义才这样。”此时，我耳边响起张汝伦给学生上黑格尔的《小逻辑》前朗读的海德堡大学的开讲词：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该尊重自己，并应自视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文汇报记者 李念